

一往文学整理古代文学史定评·目录

先秦文学	5
《诗经》	5
《左传》	6
《论语》	7
孟子	7
庄子	7
屈原	9
宋玉	12
秦汉文学	12
贾谊	12
枚乘	13
司马相如	14
司马迁	15
班固	17
赵壹	17
汉乐府	18
古诗十九首	19
魏晋南北朝文学	23
曹操	23
曹丕	24
曹植	24
陈琳	26
王粲	26
刘桢	27
蔡琰	27
嵇康	28
阮籍	28
潘岳	30
左思	30
陆机	31
刘琨	31
陶渊明	32
南北朝乐府	34
谢灵运	35
鲍照	36
谢朓	37
庾信	38
隋唐五代文学	39
唐代文学的繁荣	39
初唐四杰	39
陈子昂	40

孟浩然.....	41
王维.....	41
王昌龄.....	42
高适.....	43
岑参.....	43
李白.....	44
杜甫.....	45
新乐府诗歌创作潮流.....	48
白居易.....	48
古文运动.....	49
韩愈.....	50
柳宗元.....	51
刘禹锡.....	52
李贺.....	52
杜牧.....	53
李商隐.....	54
温庭筠.....	55
唐五代词的兴起和发展.....	55
李煜.....	55
宋辽金文学	57
宋词的繁荣和发展.....	57
王禹偁.....	57
北宋诗文革新.....	57
欧阳修.....	58
苏舜钦.....	58
梅尧臣.....	58
王安石.....	59
柳永.....	59
苏轼.....	59
黄庭坚.....	60
秦观.....	61
周邦彦.....	62
李清照.....	62
张孝祥.....	63
杨万里.....	64
范成大.....	64
陆游.....	65
辛弃疾.....	65
姜夔.....	66
元好问.....	67
宋元话本的产生和发展.....	68
元代文学	69
关汉卿.....	69
白朴.....	69

马致远.....	70
王实甫.....	71
郑光祖.....	72
乔吉.....	73
张可久.....	73
高明.....	74
张炎.....	75
虞集.....	75
萨都刺.....	76
王冕.....	77
明代文学	78
《三国志通俗演义》.....	78
《水浒传》.....	79
《西游记》.....	81
《金瓶梅》.....	82
三言二拍.....	83
徐渭.....	84
汤显祖.....	85
宋濂.....	86
刘基.....	86
高启.....	87
前后七子.....	88
归有光.....	89
袁宏道.....	90
陈子龙.....	91
清初至清中叶文学	93
聊斋志异.....	93
儒林外史.....	94
《红楼梦》.....	95
李玉.....	96
《长生殿》.....	97
《桃花扇》.....	98
吴伟业.....	100
顾炎武.....	101
陈维崧.....	101
朱彝尊.....	101
王士禛.....	102
纳兰性德.....	102
郑燮.....	103
桐城派.....	103
晚清文学	106
龚自珍.....	106
黄遵宪.....	106
梁启超.....	107

先秦文学

《诗经》

1.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2.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3.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4.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5.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6.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万章上》）
7.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
8.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序》）
9.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故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朱熹《诗集传·序》）
10.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卷一）
11.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卷一）
12.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卷一）
13. 诗之句法，自三言至七言，《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三言，如“麟之趾”、“夜未央”、“从夏南”、“思无邪”之类是也。五言，如“谁谓鼠无牙”、“胡为乎株林”、“或燕燕居息，

或尽瘁事国”之类是也。七言如“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学有缉熙于光明”之类是也。（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

14. 《诗》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远者，莫如《雅》、《颂》。然《鸛鹑》之诗，周公所作也；《洞酌》之诗，召公所作也。《诗》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顾不美乎？（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

15.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姜夔《白石道人诗说》）

16. 《三百篇》删自圣手，然旨别浅深，词有至未。今人正如目沧海，便谓无底，不知湛珊瑚者何处。（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

17. 诗不能无疵，虽《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载猵歇骄”；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有太促者，“抑罄控忌”，“既亟只且”；有太累者，“不稼不耇，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类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之类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

18. 《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19. 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刘熙载《艺概·诗概》）

20.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鲁迅《集外集·选本》）

21. 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22.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

《左传》

1.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正经》）

2. 《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

3. 《左氏》虽依经作传，实则自为一书，甚至全年不及经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为释经哉？……然因其捨经而别载行事，可以验其曾见当时国史，故读《春秋》者不可以废《左氏》。（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一）

4.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5.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左氏传》，才列国之史而作也。（顾炎武《日知录》）

6. 《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引贺循语）

7. 《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刘熙载《艺概·文概》）

《论语》

1. 《论语》者，是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徒共所撰录也。（黄侃《论语集解义疏序》）

2. 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刘勰《文心雕龙·论说》）

3. 《论语》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所记的，其余大部分都是孔子再传、三传弟子记的。（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孟子

1.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注题辞》）

2.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3.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4.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饜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饜酒肉而后返。问其与饭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眈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返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迭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眈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

5. 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柁，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龟山杨氏论孟子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可谓探本之言。（刘熙载《艺概·文概》）

6. 孟子之文，百变而不离其宗，然此亦诸子所同。其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唯用法至密也。（刘熙载《艺概·文概》）

7. 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不从事于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刘熙载《艺概·文概》）

庄子

1.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

10. 相如之渊雅，邹阳、枚乘不及；然邹、枚雄奇之气，相如亦当避谢。（刘熙载《艺概·赋概》）

11.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12. 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刘熙载《艺概·赋概》）

13. 盖相如尝从胡安受经。故少以文词游宦，而晚年终奏封禅之礼矣。于小学，则有《凡将篇》，今不存。然其专长，终在辞赋，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摭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明王世贞评《子虚》《上林》，以为材极富，辞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云云，其为历代评鹭家所倾倒，可谓至矣。（刘熙载《艺概·赋概》）

司马迁

1.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2. 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洎（一作“自”）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刘知几《史通·叙事》）

3. 项羽崛起，争雄一朝，假号西楚，竟未践天子之位，而身首别离，斯亦不可称“本纪”，宜降为“世家”。（司马贞《史记索引》）

4.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5. 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旨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旨之所归乎？（吕祖谦《大事记》）

6. 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蹶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黄震《黄氏日钞》）

7. 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盖具物之情而肆之心也。（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

8. 按太史公所为《史记》一百三十篇……其所论大道，而折衷于六艺之至，固不能尽如圣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风》入《骚》，譬之韩白提兵而战河山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旌旗、钲鼓，左提右挈，中权后劲，起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夫剑舞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年绝调也。（茅坤《史记钞·序》）

9. 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意摹写淋漓，悲咽可涕。（同上《史记钞》）

10.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做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唯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顾炎武《日知录》）

11. 陈涉未成，能为汉驱除，是当时极关系事，列之“世家”，盖所以重之而不与寻常等也。（李景星《四史评议》）

12. 不曰韩信，而曰淮阴侯，不曰李广，而曰李将军，只一标题间，已见无限爱慕景仰。此篇用意尤在“数奇”二字，而叙事精神更在射法一事。赞其射法，正所以深惜其数奇也。篇首而文帝曰“惜乎子之不遇时”云云，以伏数奇之根。以后叙击吴、楚还赏不行，此一数奇也；叙马邑诱单于无功，此一数奇也；叙赎为庶人，叙出定襄无功，叙出右北平军无功赏，直至引刀自刭，乃以数奇终焉。其数奇之旁写，则以从弟李蔡事为趁，以望气王朔语、以天子诫卫青语为趁，并藉以点明眼目也。其数奇之余波，则当户之早死也，敢之被射杀也，陵之生降也，又李氏凌迟衰微，李氏名败云云，皆是极端叹其数奇处。至叙其射法，曰“广家世世受射”，曰“射匈奴”，曰“射雕”，曰“射白马将”，曰“射追骑”，曰“射石”，曰“射虎”，曰“射裨将”，曰“善射亦天性也”，曰“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内，度不中不发”，未又附叙李陵之善射、教射与篇首“世世受射”句相映。或正或侧，或虚或实，直无一笔犯复。盖太史公负一世奇气，郁一腔奇冤，是以藉此事而发为奇文。（李景星《四史评议》）

13. 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闾闾，如有百万之军藏于汗青之中，令人神动。（吴见恩《史记论文》）

14. 当时四海鼎沸，时事纷纭，乃操三寸之管，以一手独运，岂非难事？他于分封以前，如召平，如陈婴，如秦嘉，如范增，如田荣，如章邯诸事，逐段另起一头，合到项氏，百川之归海也。分封以后，如田荣反齐，如陈馀反赵，如周吕侯居下邑，如周苛杀魏豹，如彭越下梁，如淮阴侯举河北，逐段追叙前事，合到本文，千山之起伏也。而中间总处、提处、间接处、遥接处，多用“于是”、“当是时”等字，神理一片。（吴见恩《史记论文》）

15. 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史公则以属辞比事而互见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游侠传》不详朱家之事，而述于《季布传》；《高祖纪》不言过鲁祀孔子，而著于《孔子世家》，此皆引物连类而举遗漏者

也。《封禅书》盛推鬼神之异，而《大宛传》云“张骞通大夏，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又云“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高祖纪》谓高祖豁达大度，而《佞幸传》云“汉兴，高祖至暴抗也”。此皆恐犯忌讳，以杂见错出而见正论也。（李笠《史记订补》）

16. 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刘熙载《艺概·文概》）

17.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微器量焉。（刘熙载《艺概·文概》）

18. 太史职守，原出道家，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者矣。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19. 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

《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暗噫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

（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斋藤正谦评）

班固

1. 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贍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亶亶而不馱，信哉其能成名也。（范晔《后汉书·班固传》）

2.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钟嵘《诗品·总论》）

3. 孟坚才流，而老于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钟嵘《诗品·总论》）

4.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史通·六家》）

5. 孟坚叙事，如霍氏、上官之郤，废昌邑王奏事，赵、韩吏迹，京房术败，虽不得如化工肖物，犹是顾凯之、陆探微写生。东京以还，重可得乎？陈寿简质，差胜范晔，然宛孳详至，大不及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赵壹

1. 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钟嵘《诗品》卷下）

2. 赵壹《疾邪诗》，句格猥凡，汉五言最下者。（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

3. （《疾邪诗》）怵激之词，情极坳涌。（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赵壹《疾邪诗》其

二)

4. 后汉赵元叔《穷鱼赋》及《刺世嫉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馀文外耳。（刘熙载《艺概·赋概》）

汉乐府

1.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班固《汉书·礼乐志》）

2. 自孝武立乐府而乐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班固《汉书·艺文志》）

3. 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文选》卷一班固《两都赋序》）

4. 《江南曲》古词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又云：“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盖美其芳晨美景，嬉游得时。若梁简文：“桂楫晚应旋”，唯歌游戏也。又有《采菱曲》等，疑皆出于此。（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

5. 汉乐府：真情自然，但不能中节尔。累度乃是好景。（陈绎曾《诗谱》）

6. 《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有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人不易晓，至以《木兰》并称。（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

7. 古乐府多俚言，然韵甚趣甚。后人视之为粗，古人出之自精，故大巧者若拙。（陆时雍《诗镜总论》）

8. 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迴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齐、梁以来，多以对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岂复有咏歌嗟叹之意耶？（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上）

9. 《庐江小吏妻》诗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口性情，真化工笔也。中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自足温厚。（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上）

10. 《陌上桑》、《羽林郎》、《东门行》、《西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诗，有情有致，学者有径路可寻，的是诗家正宗，才人笔祖。（费锡璜《汉诗总说》）

11. 汉诗韵最奇，《焦仲卿妻》诗多至二十余韵，有隔句用韵；至《江南可采莲》、《上陵》、《蜀国刺》乃无韵，不可不知。（费锡璜《汉诗总说》）

12.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虽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此诗将“手爪不相如”截住分为两段咏之，见古人章法之奇。后段即前段语意，复说一遍，更觉浓至。此等手法，在文字中惟《南华》能之，他人止作一股，便觉意竭，倘效为之，则重复可厌矣。“新人复何如”一问，最婉。

“从阁”一去，更冷而媚，虽有妬意，然妬而不悍，妬而多情，妬又安可少哉！妇人处新故

之间，惟有温柔一道，能令男子回心。彼以悍怒开衅，令薄情人心去不复留者，皆不善于妬者也。“颜色虽相似，手爪不相如”，谑语也，岂有手爪可辨妍媸乎？聊以慰其问耳。“将嫌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亦谑语也，岂有缣素可别优劣乎？聊以慰其去耳。一种缱绻亲暱之意，在此二谑，不独委屈周旋，慰故人以安新人也。通篇总是一“情”字，认真不得。大率东汉敦尚气节，得气之先，莫如诗人，不独《焦仲卿妻》、《陌上桑》诸篇凛然难犯，有《汉广》、《柏舟》遗风，即如此等诗，字字温厚，尤得好色不淫之意。若魏、晋以后，浸淫于桑、濮矣。谁谓诗文无升降乎？（贺贻孙《诗筏》）

13. 叙事长篇动人啼笑处，全在点缀生活，如一本杂剧，插科打诨，皆在净丑。《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横，亲母之依违，太守之强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张皇趋附，无不绝倒，所以入情。若只写府吏、兰芝两人痴态，虽刻画逼肖，决不能引人涕泗纵横至此也。文姬《悲愤》篇，苦处在胡儿抱颈数语，与同时相送相慕者一番牵别，令人欲泣。

《孤儿行》写得兄嫂有权，大兄无用，南北奔走，皆奉兄嫂严令，便自传神。至“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则大兄未尝无爱弟意，然终拗大嫂不过，孤儿之命可知矣。末后啖瓜覆车，无端点缀，尤是一句闹场佳剧，令人且悲且笑。而收场仍不放过兄嫂，作者用意深矣。

《木兰诗》有阿姊理妆、小弟磨刀一段，便不寂寞。而“出门见火伴”，又是绝妙团圆剧本也。后人极力摹拟，非无佳境，然一概直叙，全乏波澜。如古本《琵琶记》，有词曲，无关目，有生旦，乏净丑，对之但觉闷闷耳。（贺贻孙《诗筏》）

14. “日出东南隅”与“昔有霍家奴”二篇，章法颇类。前段描写罗敷、胡姬浓艳，能令好色人销魂。后段描写罗敷、胡姬义烈，能令淫人败兴。中间“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四语，皆从世俗人情，写得十分痛快。天地间一种绝妙义理，偏出自不读书人口，可见人情至处，即礼法也。收语即申说“重前夫”、“自有夫”二意，虽“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紧严有力，“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宽宥有致，煞手不同，总就本文作结，不别起波澜也。汉乐府中有字句同而意旨与章法不同者，《鸡鸣篇》与《相逢行》是也。有字句不同而意旨与章法同者，此二篇是也。岂古作者亦有脱胎换骨之法耶？（贺贻孙《诗筏》）

15. 《悲歌行》，客子怀故乡之作也。妙在起句“悲歌可以当泣”，人至伤心极处，不能泣而思以歌当之，较泣愈痛矣。此为加一倍法。（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上）

本资料是由一往文学整理提供的免费讲义，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为：“一往文学考研”和“一往服务号”，欢迎关注，不定时提供各种文学考研的福利资料和课程。

古诗十九首

1.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